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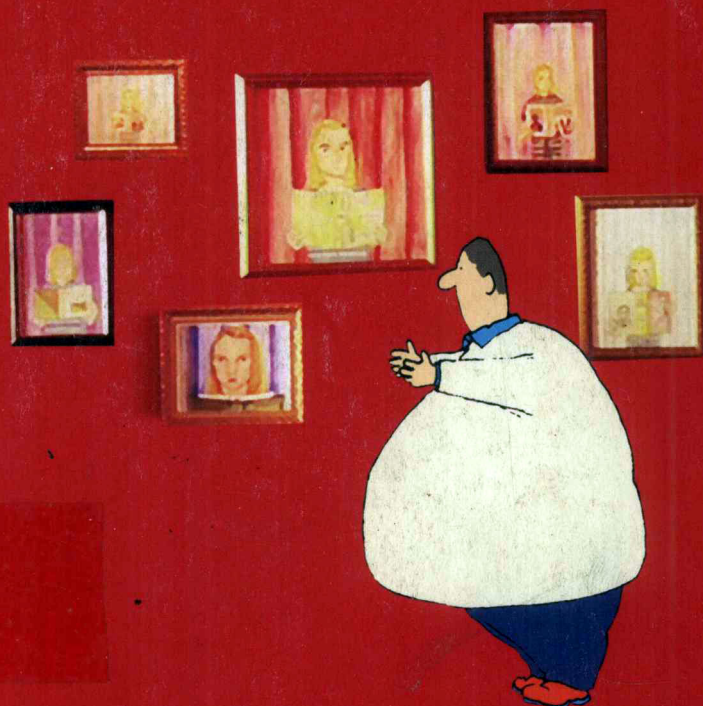
Gary Shteyngart

*Absurdistan*

# 荒谬斯坦

(美) 加里·施特恩加特 著

吴昱 译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Gary Shteyng

*Absurdistan*

# 荒谬斯坦

(美) 加里·施特恩加特 著

吴昱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荒谬斯坦 / (美)施特恩加特著;吴昱译.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09.9

ISBN 978-7-80225-642-2

I. 荒... II. ①施...②吴... III. 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22172 号

---

**Absurdistan**

**by Gary Shteyngart**

Copyright © 2006 by Gary Shteyngart

This transla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Random House, an imprint of Random House Publishing Group,  
a division of Random House, Inc.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09

Shanghai Sanhui Culture and Press Ltd.

Published by New Star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荒谬斯坦

(美)加里·施特恩加特 / 著 吴昱 / 译

**责任编辑: 吕 林**

**装帧设计: 林 涛 秦 嶷**

---

**出版发行:** 新星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出版人:** 谢 刚

**社 址:** 北京市东城区金宝街 67 号隆基大厦 100005

**网 址:** www.newstarpress.com

**电 话:** 010-65270477

**传 真:** 010-65270449

**法律顾问:** 北京建元律师事务所

**读者服务:** 010-65267400 service@newstarpress.com

**邮购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金宝街 67 号隆基大厦 100005

---

**印 刷:**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

**开 本:** 960 × 1300 1/32

**印 张:** 12.25 字 数: 306 千字

**版 次:** 2009 年 9 月第一版 2009 年 9 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225-642-2

**定 价:** 35.00 元

---

版权专有,侵权必究;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 序

---

### 来自山里的呼唤

这本书讲的是爱的故事。接下去的 381 页文字就是带着热乎乎的、斩不断理还乱的俄罗斯之爱，献给我挚爱的老爸、献给纽约市、献给我那来自南布朗克斯的甜蜜而贫困的女友，以及献给美国移民归化局（移民局）的。

这本书讲的也是滥爱的故事。它讲的是被“涮”的故事。没错，让我开门见山地挑明了吧：我被人涮了。他们利用了我。占了我的便宜。估了一下我的价码。从一开始就知道他们找对人了。如果“人”还是个合适的字眼的话。

也许整个被涮这码事具有基因遗传性。此时我想起了我的奶奶。她是个狂热的斯大林主义者，也是列宁格勒《真理报》的忠实撰稿人（直到老年痴呆症夺去了她仅存的理性）。就是她编造出了那个著名的比喻的：山鹰斯大林迅猛地俯冲进山谷，抓住了三只分别代表着英国、美国和法国的帝国主义獾子，它们的臭皮囊在大元帅血淋淋的利爪下被撕得粉碎。我有一张婴儿时期在奶奶膝盖上趴着时照的照片。我的口水淌到她的身上，她的口水也淌到我的身上。那是 1972 年，我俩看上去都疯疯癫癫的。唉，奶奶，瞧瞧现在的我吧。看看我缺了的几颗牙，看看我瘪下去的小肚子，看看他们是怎么对待我的心的——我胸腔上挂着的这块脂肪如今已经伤痕累累了。要说在 21 世纪里被撕成碎片的话，我就是那第四只

獐子！

我是在大卫多佛写下这些文字的，这是一个靠近前苏联加盟共和国荒谬斯坦北部边境的小村落，村子里住的是清一色的所谓“山里犹太人”。啊，山里犹太人！他们生活在崇山峻岭之间、与世隔绝之中，一心一意地侍奉着族人和上帝。以至于在我看来，他们显得有点像史前——甚至是哺乳动物之前——的动物，像是一种曾经在地球上蹒跚移动的、脑筋活泛的微型恐龙，让我姑且管他们叫海蒙王龙吧。

此时正值9月初。天空碧蓝如洗，不知什么原因，那种空旷悠远让我想起我们是生活在一个小小的行星上，这颗行星正在一个可怕的真空中踽踽前行。此地众多红砖大宅的屋顶上栖息着卫星信号接收盘，盘面一致朝向周围的群山——山顶上戴着阿尔卑斯式的雪白的王冠。夏末柔和的微风吹拂着我的伤口，甚至连偶尔可见的街头流浪狗都是一副悠然自得、与世无争的样子，好像明天它就要移民瑞士似的。

村民们把我团团包围了，人群中有形容枯槁的老人、有光鲜水灵的少年、还有手指上刻着苏联监狱刺青的五大三粗的当地黑社会成员（我挚爱的老爸以前的朋友），甚至连迷迷糊糊的八十多岁的独眼老拉比<sup>[1]</sup>都在其中（他这会儿正趴在我肩上哭泣，用蹩脚的俄语轻声低诉，说他的村子里能接待一个像我这样显要的犹太人是多么的幸运，说他要请我吃菠菜饼和烤羊肉，要给我找个贤惠的当地媳妇，她会口舌伺候，就像给泄了气的塑料球吹气似地把我的肚子吹大）。

我是一个彻底世俗化了的犹太人，不管是民族主义还是宗教都和我无缘。但是置身于本民族的这支奇特的旁支中还是令我感

---

[1] 犹太教的传教士。为方便阅读理解，本书译者添加了一些译者注，除非特别指出，本书的注释皆为译注。

到无比温馨。山里犹太人宠着我、护着我，他们的盛情款待感人至深，他们的菠菜鲜嫩爽口，饱蘸着大蒜和鲜制的奶油。

但我还是渴望飞向空中。

飞越千山万水。

降落在第 173 街和外斯街的交叉口上——她正在那儿等着我呢。

我在公园大道的心理医师娄万总想打消我觉得自己会飞的念头，“咱们还是脚踏实地吧，”他喜欢说，“咱们还是把精力放在那些切实可行的事情上吧。”说得在理，医生，不过你也许并没有听明白我的意思。

我不是以为我可以像优雅的鸟儿或是富有的美国超级英雄那样地飞，而是觉得我可以像做其他所有事情那样地——亦即时断时续地——飞，飞啊飞，重力一刻不停地拖拽着我，要把我甩向底下又黑又窄的地面，尖利的岩石刮蹭着我的奶头和肚子，河流往我嘴里注入带有苔藓味的河水，沙漠向我的口袋里灌进沙子，每一次靠着顽强努力而获得的上升状态都伴随着一坠到底、跌入虚空的可能。我现在正在飞呢，医生！我从热情地拉扯着我的衣领的老拉比手里挣脱出来，飞向天空，越过村子里绿油油的蔬菜和香喷喷的烤羊肉，越过两座山脉碰撞处（它们使山里犹太人免遭穆斯林和基督徒的侵扰）的斑驳绿影，越过被夷为平地的车臣和千疮百孔的萨拉热窝，越过水力发电大坝和空空荡荡的精神世界，越过欧洲——那座傲踞山顶上的、围墙上插着一面蓝色的星星旗的华丽城邦，越过死一般沉寂的冰冷的大西洋——它巴不得一下子把我淹死了事，飞越啊飞越，最终，飞向啊飞向，飞向那狭长岛屿的顶端〔1〕……

我正在向北，朝着我梦中的女人飞去。我贴近着地面呢，就像

---

〔1〕指纽约市。

你说的那样，医生！我试着辨别每座建筑物的形状和位置。我试着重建我的人生。我现在看见教堂街上的那家巴基斯坦餐厅了——我曾经在那儿横扫过他们的厨房，沉溺在姜、酸芒果、辣扁豆和花椰菜之中大吃大喝，周围聚拢过来的出租车司机一边为我加油，一边向他们住在拉合尔<sup>[1]</sup>的亲戚转播我的饕餮新闻。现在我正飞越麦迪逊花园东面的建筑群，飞越一千米高的威尼斯圣马可钟楼的复制品<sup>[2]</sup>，飞越纽约人寿大楼金色的尖顶，哦，这些石头筑就的交响乐，这些现代主义的作品——美国人一定是用大如满月般的巨石把它们雕刻出来的，它们分明就是对长生不老神话的最后尝试啊！我现在正在第24街的那家诊所的上空，我曾经在那儿做过体检，当社工人员告诉我说我的化验结果呈HIV（也就是导致艾滋病的病毒）阴性时，我躲进洗手间里惭愧地哭了起来——为了候诊室里那些瘦削而漂亮的男孩（我极力避开他们那惶恐的目光）。我现在正在中央公园茂密的绿荫之上，跟着那些遛着袖珍小狗的年轻主妇的脚步，走向大草地上的公共遛放区。浑浊的哈雷姆河从我身下掠过，我绕过缓缓行驶着的地铁列车的银色顶棚继续向东北方向飞行，我的身子疲乏而瘫软，巴望着赶紧着陆。

现在我到了南布朗克斯的上空了，我说不准自己是在翱翔呢，还是在以奥林匹克的速度撞向停机坪。我女友的世界伸出双臂环抱住了我。我对特莱芒大街上的各种隐秘了如指掌——在这儿，按照街上涂鸦的说法，“贝娄永远爱着拉娜”；在这儿，“特棒炸鸡”的霓虹灯招牌在招呼我进去闻一闻那油腻腻、甜丝丝的香味；在这儿，“阿豆奶美容院”总是威胁着要把我的一头软软的卷发变成怒发冲冠的样子，然后再点上一把火，就像自由女神手里举着的橙色火炬似的。

---

[1] 巴基斯坦的一个城市。

[2] 指帝国大厦。此建筑的实际高度（包括楼顶上的避雷针）为443米。

我就像是一道光束似的划过一(美)元店(那里出售 80 年代式样的 T 恤衫和冒牌的 Rocawear<sup>[1]</sup> 运动裤)、划过呆板僵化的棕色公房群落(那里贴着“清理大堂行动”和“非法入内可遭拘捕”等警告),越过头上裹着黑社会的头巾和发网、跨在自行车上比武的少年,越过穿着小背心、戴着假钻石耳钉的三岁大的多米尼加小丫头,越过整洁的前院(那儿摆着一尊哭泣的棕肤圣母,她的手永远都在摸着脖子上挂的那一串念珠)。

在第 173 街和外斯街的交叉口,在一个砖头建的公房的前廊上(廊上撒着奶酪口味的膨化条和红色的甘草糖棍),我的女孩正把亨特学院的课本摊在膝盖上,我径直撞入了她的怀里——夏日的阳光把她的胸脯晒成了焦糖色,一件黄色的 T 恤衫紧紧地裹着她的身子,上面写着“G 代表黑社会”。我狂吻着她的全身,我的越洋汗水(带着我自产的盐分和糖分)打湿了她的身子,我为自己对她的热爱和对其他几乎一切的哀悼而痴狂。我哀悼我的老爸,他是我认识的真正的“黑社会”;我哀悼俄罗斯——我那遥远的出生地;我哀悼荒谬斯坦——那里的日历永远都翻不过 2001 年 9 月的第二个星期。

\* \* \*

这本书讲到了爱,也讲到了地理。也许南布朗克斯在路标上的位置靠下,但我的目光所及之处,满眼都是指着“你在这儿”的箭头。

**我真的在这儿。**

我就在我爱的女人旁边呢。整座城市都迎出来向我证实这一点。

我怎么能如此幸运呢?

有时候我真不敢相信我还活着。

---

[1] 一个具有嘻哈风格的时尚品牌。



# 目 录 | CONTENTS

序 来自山里的呼唤	1
1 事发当晚：2001年6月15日	1
2 请愿书	14
3 是谁杀了挚爱的老爸？	26
4 罗艾娜	29
5 在欢乐的哀悼者中	40
6 挚爱的老爸入土为安了	49
7 罗艾娜在俄国	56
8 只有心理咨询疗法能救温伯格了	65
9 米沙·鲍里索维奇的一天	73
10 俄罗斯胖情郎兀自伤心	91
11 柳芭·温伯格邀我喝茶	99
12 凡事都有个限度	112
13 小熊米沙上了天	122
14 里海的挪威	130
15 哈里伯顿，哈里伯顿	142
16 给我自由！	150
17 利亚波德王的比(利时)属刚果	157
18 回到柏悦站	170

## 2 荒谬斯坦

19	我心灰意懒	180
20	美式开局法	191
21	好言相劝派	198
22	我的娜娜	208
23	塞翁梵蒂冈	216
24	塞翁族和斯瓦尼族缘何不能和平共处	221
25	米沙的鲟鱼	225
26	口味、装潢、服务	230
27	斯夸得的爷们	238
28	麻木的民主人士	248
29	恶仆	260
30	不再是个老油条兼抑郁者	267
31	克布鲁的卢奥晚会	273
32	多元文化事务专员	286
33	几点主张	296
34	局势令我担心	303
35	一个适度的提案	307
36	拉丁美食	313
37	终结	318
38	我妈就是你妈	326
39	苟且偷生	335
40	跟以色列谈谈	340
41	鹰隼之徒	349
42	苏打饼干和汽水	358
43	我祖先的信仰	365
	尾声 第 173 街和外斯街的交叉口	378

## 事发当晚：2001年6月15日

我叫米沙·鲍里索维奇·温伯格，三十岁，是个奇胖无比的男人，我长着一双小而深的蓝眼睛，一个漂亮的犹太种鹰钩鼻子——它能让你联想起最出名的鸚鵡品种，我的嘴唇特别细嫩，细嫩得让你想用赤裸的手背去抹它们。

在过去的许多年里，我一直都住在俄罗斯的圣彼得堡<sup>〔1〕</sup>，这既不是我的选择，也不是我的意愿。什么沙皇之城，北方的威尼斯，俄罗斯的文化之都……，见鬼去吧。截至2001年的时候，我们的圣列宁斯堡已经沦落成一副变幻莫测的第三世界模样了，我们的那些新古典式建筑都陷入了粪水横流的运河里，用波纹铁皮和胶合板搭建起来的奇形怪状的窝棚占据了宽阔的马路，墙面上充斥着资本主义的图像（香烟广告上是一个美国橄榄球运动员用戴着棒球手套的手接住一个汉堡包的形象），更糟的是，我们聪明而忧郁的公民忽然基因突变，成了一个在着装上刻意效仿西方的新民族，年轻姑娘们身着紧身的莱卡，她们被托垫起来的小胸脯就跟纽约和上海的情景毫无二致，而男人们呢，则听任冒牌的黑色卡尔

---

〔1〕 该城市在1914年前称圣彼得堡，1914至1924年间称作彼得格勒，1924年列宁逝世后被称作列宁格勒，1991年苏联解体后又恢复了圣彼得堡的旧名。

文·克莱恩牛仔裤松松垮垮地裹在他们瘪进去的屁股上。

如果你是个像我一样无可救药的胖子——我最后一次称重是325磅——而且是俄罗斯排行第1238位富豪的儿子,那么好消息就是,整个圣列宁斯堡的人都会迫不及待地迎出来为你效劳:你要过桥时吊桥会自动放下来让你通过;华丽的宫殿沿着运河一字排开,外墙上的雕饰挺胸腆肚地伸到你的面前。你可以搞到这片矿物丰富的土地上最稀有的宝贝。你倍受尊崇。

在2001年6月15日那个灾难临头的晚上,我正在克莱斯托夫斯基岛——那是位于涅瓦河三角洲中的一个草木葱茏的小岛——上的一家叫做“俄罗斯渔夫之家”的餐厅里充分享受着来自朋友处的这种尊崇。克莱斯托夫斯基岛是我们有钱人假想中的后苏联之瑞士,我们在围绕着别墅和联体别墅修建(并有专人打理)的自行车道上漫步,往肺里吸入一团团疑似从阿尔卑斯山进口的空气。

渔夫之家有一个噱头:让你从一个人工湖里钓上自己要吃的鱼,然后按每公斤50美元左右的价格算账,厨房的师傅会在炭火上替你把鱼熏熟或烤熟。就在那个被警察事后称为“事发当晚”的傍晚,我们正站在“产卵的鲑鱼”浮桥边,一边冲着我们的仆人吆喝,一边整扎整扎地灌着加利福尼亚绿色雷司令<sup>[1]</sup>。我们的诺基亚手机铃声不断——带着一种当白夜窒息了黑夜时所特有的社交紧迫性。当北边太阳折射出的粉色晚霞让我们这座被糟践了的城市里的居民夜不能寐时,最好的消遣方法就是跟朋友一起喝酒一直喝到清晨。

我告诉你吧,在俄罗斯,你如果没有好朋友的话,那还不如淹死。听惯了父母几十年一贯的陈腔滥调(“我们会为你去死!”他们唱着),从亲密无间的俄罗斯家庭里劫后逃生(“别撇下我们!”

---

[1] 一种起源于德国莱茵河流域的白葡萄品种,用来制作白葡萄酒。

他们恳求),经历了老师和工厂领导强加给我们的粗鲁的公有化教育(“我们要把你割了包皮的‘块’〔1〕钉到墙上去!”他们威胁),两个失意的朋友所能做的,也只有找个不入流的室外啤酒摊举杯祝酒了。

“祝你健康,米沙·鲍里索维奇。”

“祝你成功,德米特里·伊万诺维奇。”

“为了陆军、空军,以及整个苏军……干杯!”

我这人为人羞涩,注重隐私,喜欢独自忧伤,所以我的朋友不多。我在俄罗斯最好的朋友是个前美国人,我喜欢管他叫阿廖沙-鲍伯。他的原名叫罗伯特·李普西兹,生在纽约州的北部,这只小秃鹰(他在二十五岁时头顶上就没有一根毛了)八年前飞到圣列宁斯堡来,在酒精和惰性的作用下转型成了一个成功的俄罗斯商人,还取了个新名字叫阿廖沙,他是“走近好莱坞”——一个特别赚钱的DVD碟片进出口公司——的老板,还是斯维特拉娜——彼得堡一个年轻的当红名媛——的情郎。除了秃顶外,阿廖沙-鲍伯还长着一张倭瓜似的脸——脸上蓄着红色的山羊胡子,湿润的蓝眼睛——你会误以为他总是热泪盈眶,以及肥厚的比目鱼一样的嘴唇——它们时时刻刻都在接受着伏特加的浸润。有一次在地铁里,一个光头党骂他是个“其貌不扬的犹太人”,我觉得大部分人对此都有同感。反正十年前我第一次见到他时——那时我俩都在美国中西部的随机学院上大学——就是这么认为的。

我和阿廖沙-鲍伯有个共同的爱好,我们一有机会就要尽情地抒发这个爱好。我俩都自认为是“爱好说唱的君子”。我们演唱的曲目包括从老牌说唱歌手“冰块”、“冰茶”和“人民公敌”的珍品到魅感的当代节奏“贫民窟技术”——那是迈阿密低音、芝加哥贫民窟曲调以及底特律电音的杂交品种。现代读者可能熟悉DJ“攻

---

〔1〕 俄语中的粗话用字,指男性生殖器。

击”的作品《丰乳肥臀》，那首曲子可能算得上是“贫民窟技术”这个类别的胚胎了。

在事发当晚，我开了个头，哼唱起一首我在夏天喜欢唱的底特律小调：

啊，屎蛋，  
我来了，  
闭上你的嘴，  
咬住你的舌。

阿廖沙-鲍伯身着磨破的海姆特·朗<sup>[1]</sup>长裤和随机学院的套头衫，接着唱道：

啊，妞儿，  
你觉得你骚？  
让咱瞅瞅你  
翘翘小屁股。

我们的歌声荡漾在俄罗斯渔夫的四座浮桥（它们分别是：产卵的鲑鱼、帝王鲟鱼、多变的鳟鱼和甜蜜的小奶油鱼）上，荡漾在整个袖珍的人工湖上——管他娘的叫什么湖（美元湖？欧元池？），也荡漾在免费代泊停车场上——那儿的一个傻瓜雇员刚刚把我的全新路虎车撞了个小坑。

母老虎驾到  
她打那边来  
出手痛击我的鸡巴  
就像卡休斯·克雷<sup>[2]</sup>

---

[1] 欧洲著名的服装设计师，生于维也纳。

[2] 卡休斯·克雷(Cassius Clay)是重量级拳王穆罕默德·阿里的原名。

“接着唱，零食老爹！”阿廖沙-鲍伯叫着我在随机学院的绰号，给我鼓劲。

我叫温伯格  
我喜欢嫖妓  
嗅来嗅去  
用我那灵敏的犹太鼻  
……

俄罗斯是个由爱管闲事的农民组成的国家，不经意间被人推入了蹩脚的现代社会。在这儿，总会有一些白痴会想方设法地来搅了你的乐子。这不，我们旁边的一个晒得黝黑的生意人就是个中级杀手，他站在他那病恹恹的女朋友——她来自某个遍地是奶牛的省份——身旁，开始发话了：“哎，伙计们，你们干吗要像非洲留学生那样唱歌呢？你俩看上去都挺有文化的。”换句话说，看上去都像“其貌不扬的犹太人”。“你们干吗不朗诵点普希金的作品呢？他不是写过一些关于白夜的美妙诗句吗？那些诗句就很合时令啊。”

“嘿，普希金如果活到今天的话，他肯定是个说唱歌手。”我说。

“没错，”阿廖沙-鲍伯接茬说，“他会叫 M. C. ‘推搡’。”

“为权力而战！”我用英语说。

我们这位爱好普希金的朋友就只好干瞪着我们。顺便说一句，如果你不学英语的话就会落得这样的下场。你永远只有目瞪口呆的份儿。“上帝保佑你们这些孩子。”他最后撂下一句，然后就用他那细小的胳膊拉着他的女朋友走到浮桥的另一头去了。

孩子？他是指我们吗？遇到这种情况，“冰块”或“冰茶”会怎么做？我伸手去摸我的手机，准备打电话给我在公园大道的心理医师娄万，我要告诉他我又被侮辱和伤害了，我要告诉他我又被我

的同胞占了便宜。

正在此时,我的仆人蒂莫菲摇响了特别手铃。手机从我的手里滑了下去,普希金爱好者和他的女友从浮桥上消失了,浮桥本身也漂到另一个空间里去了,甚至连娄万医生和他那帮温柔的美国助理们也都缩成了一个遥远的呢喃。

是进食的时间了。

仆人蒂莫菲先深深地鞠了一躬,然后端给我一个托盘,上面放着几串烤得外焦里嫩的鲟鱼肉串和一扎黑标烈酒。我一屁股跌坐在—把硬塑料椅子上,椅子在我的重量下扭曲变形,好像一件现代雕塑品—样。我低头凑近鲟鱼,闭上眼睛闻着它的香味,就像是在默默地祷告似的。带着期盼的焦虑,我的双脚交叉,两踝紧紧地靠在一起。我像以往—样做好了餐前准备:左手持叉,右手(我是右撇子!)握成拳头放在膝盖上,时刻准备着——谁胆敢拿走我的食物,我就老拳相向。

我咬了一口鲟鱼肉串,进到嘴里的既有焦脆的外壳又有细嫩的肉芯。我的身体在超大的彪马运动装下颤抖着,五脏六腑都在欢快地旋转着,那对双层的奶头彼此拍打着。我的眼前又出现了食物诱发的幻觉。我、我挚爱的老爸,还有我那年轻的妈,我们坐在—条空心船里,那船的造型模仿的是在水面上优哉游哉的白天鹅,我们的四周回响着斯大林时代凯旋式的音乐(“瞧,我的护照!多棒的护照!这就是我的伟大的红色苏联的护照!”),我挚爱的老爸用他那双湿手沿着我的短裤的裤腰摩挲着我的肚皮,我妈用她那双平滑的干手轻拂着我的后脖颈,他俩用嘶哑而疲惫的声音齐声说着:“我们爱你,米沙。我们爱你,小熊崽。”

我的身体摇摆着,就像虔诚的教徒进入了宗教的痴迷境界—样。我干掉第—串,接着又来了一串,我的下巴上沾着鲟鱼的汤汁,油光发亮,我的乳房打着冷战,好像被—个冰袋压着似的。又—大块鱼肉落入了我的嘴里,这—块粘满了西芹和橄榄油。我吸



进了大海的气息，我的右拳仍旧紧握着，手指顶着手掌，鼻子贴着盘子，鼻孔里溢满了鲟鱼味，我那行过割礼的“块”被射精的快感灼烧着。

然后一切都结束了。然后所有的肉串都消失了。我面前只剩下一个空盘子。我面前空空如也。啊，亲爱的我！我现在是在哪儿？我是一个被人遗弃的没有小鱼吃的小熊崽哟。我往自己脸上泼了一杯水，然后用蒂莫菲掖在我衣服上的餐巾抹了一把脸。我端起那扎黑标，对准自己冰凉的嘴唇，手腕一斜，一气灌进肚里。

我周围的世界是金色的，夕阳照耀在一排婆婆的赤杨树上，金翅雀们——就是童谣里唱到的那些身上带着条纹的黄色小家伙——在赤杨树间叽叽喳喳地喧闹着。我的思绪在田园牧歌中沉溺了片刻，又转向了挚爱的老爸，老爸生在乡下，乡间生活对他来讲是一剂良药，因为只有在那里——在牛棚里半睡半醒，赤身裸体，邋邋遑遑，但仍然意识清醒——他那浮肿的亚拉姆脸上才会显出一种柔和的颤动——那是一种可以被理解为快乐的表情。改天我一定要带他到这儿来，到俄罗斯渔夫之家来。我会给他买几瓶冰镇的他最爱喝的旗手牌伏特加，带他到最远的浮桥那儿，搂着他那撒满头屑的肩膀，把他那像狐猴一样的小脑袋按在我的侧臀上，我要让他明白，尽管在过去的二十年里，我让他一次又一次地失望过，但老天还是让我俩永不分离。

当我从食物的迷醉状态中回过神来时，我发现“产卵的鲑鱼”浮桥旁的人员构成发生了变化。一群身着蓝色西服上装的年轻人在一个打着领结的小丑的带领下翩然而至，那小丑扮演的是“逗乐人”的角色，他把同事们分成几组，把钓鱼竿塞进他们软弱无力的手里，然后领着众人齐声呼喊“钓——鱼！钓——鱼！钓——鱼！”这他妈的是怎么回事？这难道就是俄罗斯中产阶级出现的第一征兆？难道这群傻瓜都是给一家德国银行做事的？也许他们还有美